

1895 年，一支被朝廷練出來的新軍，十幾年後替別人收了朝廷的攤子。

《神州大地》第 9 集 · 語言：中文 · 時長：24:11

出處：sylogs.com — 歡迎轉載分享，請注明出處

一八九五年，北京在討論一個問題：

這場仗，為什麼輸。

討論的結果，落在一個具體的地方。

這一年，朝廷開始練一支新軍。

它不在北京，在天津南邊一個叫小站的

地方。這件事的起點，是一份奏摺上的一個

日期。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六日，

朝廷派胡燏棻去督辦津盧鐵路。

兩天之後，十二月八日，督辦軍務處上了一

道奏：請派袁世凱去督練天津的新建陸軍。

當天就准了。一個人的差事換了，

一支軍隊的歸屬也跟著換了。

這支軍隊，就是在這一天，開始有了自己的名字。

袁世凱，一八五九年生在河南項城。

一八七六、一八七九兩次鄉試都沒中，

投了淮軍吳長慶的麾下。

一八八二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

清軍進入漢城，他在這次行動裡立了功。

一八八四年，朝鮮開化黨人在日方支持下

發動甲申政變，佔據王宮，他率兵平定。

一八八五年，經李鴻章保薦，

二十六歲的袁世凱出任駐朝鮮總理交涉

通商事宜。他在朝鮮前後大約十二年。

一八九四年，朝鮮出事，日軍進逼。

七月十九日，他換了衣服，離開朝鮮；

七月二十二日，到了天津。

十二年，到這裡結束了。

那一年，他三十五歲。

回國之後，他並沒有閒著。

一八九四年八月六日，他奉命去遼東前線，

協助周馥辦理前敵營務處，

管的是轉運糧械、收集潰卒——

後勤。這是一個很冷的位子。

前線上的人記不住後勤官的名字。

但他在這裡看到了一件事：

一支軍隊潰下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一八九五年五月，他請假回籍。

六月，經劉坤一、李鴻章、王文韶等人聯名

保薦，朝廷命他入京。

八月二日，光緒召見了他。

八月二十二日，他上了一道奏——

一萬三千多字的《遵旨面諭謹擬條陳事件

繕摺》。這道奏裡寫的是什麼，

後來的各種記述說法不一。

本片只說一件事：他上過這道奏，

時間是一八九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三個月後，他被派去了小站。

小站這個地方，原來不是空的。

那裡的營盤，是淮軍「盛字軍」留下的。

盛軍的統帥叫周盛傳，他去世後，
由周盛波接手。甲午那年，盛軍在平壤打了
敗仗。統帥衛汝貴臨戰潰逃，
後來被處斬，盛軍覆滅，番號撤銷。
營盤就空在那裡。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廣西按察使胡燏棻
奉命編練新軍，先是在青縣馬廠試辦了
三營，後來擴到十營。

他請了德國人漢納根當教習。

一八九五年，馬廠的兵房不夠用了，
這支軍隊移駐小站——駐進了盛軍留下的
營盤。這支軍隊當時的名字，
叫定武軍。人數是四七五〇人：

步隊六營三千人、炮隊兩營一千人、
馬隊半營二百五十人、工程隊一營五百人。
一支被人剩下的營盤，駐進了一支新編的
軍隊。

現在把兩個日期放在一起。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朝廷派胡燏棻督
辦津盧鐵路。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
督辦軍務處奏請派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
當天獲准。兩個日期，相隔兩天。

上諭裡寫的是：「溫處道袁世凱既經王公
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創辦，
一切餉章照擬支發。」

前半句是人事，後半句是錢。

一個造鐵路的人被調走，一個練兵的人被

派來。這是不是同一件事，本片不說。

兩個日期是真的。

而袁世凱報到那天，走進的就是盛軍留下的那道營門。

他到小站之後，第一件被記下來的事，
不是練兵。是發餉。

舊式軍隊發餉，是層層往下發的：

朝廷發給統領，統領發給營官，
營官發給哨官。每過一手，都可能少一點。

胡燏棻當年上奏，寫過舊軍的樣子，

八個字：「軍需如故，勇額日缺，

上浮開，下折扣，百弊叢生。」

名冊上有一千人，實際可能只有七百人，

剩下三百人的餉，進了口。

袁世凱改的辦法是：每個月，

由糧餉局派員，會同軍官，在操場上按名冊

點名，餉銀直接發到兵手裡。

中間的手，被拿掉了。

這件事聽起來很技術。

但它改變的是一個更根本的東西：

兵知道餉是誰給的。

一個正兵的餉銀，按當時的營制餉章，

一個月四兩五錢左右，扣掉伙食，

還剩三兩五錢上下。

這個數字本片只作旁證，不作結論；

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這筆錢，

從此不經過營官的手。

第二件事，是人。他沒有用盛軍留下來的舊營官，而是去找了一批讀過新式學堂的年輕人。當時清廷有一所學堂，在天津，叫天津武備學堂，一八八五年由李鴻章創辦，是近代中國較早的陸軍軍官學堂之一。從這所學堂和其他渠道，他挑出來的人，後來都有名字。

段祺瑞——武備學堂炮兵班出身，一八九六年初調入小站，任炮隊統帶。
馮國璋——武備學堂出身，畢業後留校任教習，一八九六年由聶士成推薦入小站，任督操營務處總辦。

王士珍——一八八八年北洋武備學堂第一屆畢業生，一八九六年初投袁，先任督操營務處幫辦，後升工程營統帶。

曹錕——一八八五年入學、一八九〇年畢業，一八九五年就轉入了小站，任右翼步隊第一營幫帶。

還有一個人，和他們不一樣。

徐世昌，他是進士、翰林出身，不是武備學堂的學生。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袁世凱奏請他來，管參謀營務處——那是文官的位子。

他怎麼帶人，有幾件事被記了下來。

一是記人。據鳳凰網〈袁世凱與小站練兵〉的記述，他經常深入各營，對各級軍官和幕僚，甚至棚頭，幾乎都能叫出名字，

還了解他們的性格和優缺點。

有一次檢閱遇上大雨，有人要給他打傘，
他不讓，說：士兵都在雨中，我怎麼不能。

二是用法。據百度百科「小站練兵」條，
他曾對張之洞談練兵的秘訣：

一手拿著官和錢，一手拿著刀；
服從就有官有錢，不服從就吃刀。

還有一種流傳的說法：他一次巡查時，
撞見一名軍官在田間偷食鴉片，
當場用腰刀斬了他。

此說見於百科條目，原文標為「傳說」，
本片未能核實原始出處。

這幾個人後來被合稱為「北洋三傑」之類的名目，本片不去排座次。

本片只說一件事：這批人，是在一八九五到一八九七年間，被一個人挑進來的。

第三件事，是規矩。

小站的操練章程，全部按西法辦理，
仿的是德國陸軍的營制與操典。

編制上，這支軍隊分五個兵種：

步、馬、炮、工、輜——步兵、騎兵、炮兵、
工程、輜重。全軍分左右兩翼。

左翼管步兵兩營、炮兵一營；

右翼管步兵三營、騎兵一營；

另外單設工程營。

再往下，是營、隊、哨、棚四級。

一營管四隊，一隊管三個大哨，

一個大哨管兩個小哨，一個小哨管三個棚。

這套編制的意義在哪裡？

在於它把「兵」變成了可以數、

可以查、可以按月發餉的東西。

還有歌。小站有一首歌，叫《勸兵歌》。

曲調來自德國的一首練兵曲，

詞是袁世凱自己填的，定為軍歌，

天天唱。歌詞的內容，本片不引——

流傳下來的版本各家不一，

查不到權威全文。

但有一點可以說：在那個時候，

讓一群不識字的人每天唱同一首歌，

是一件很新的做法。

一八九六年初，小站做了一件當時很新鮮

的事：考試。從正兵裡考出識字的

二百三十四人。然後按兵種分班：

八十人學步兵，八十人學炮兵，

二十四人學騎兵，還有五十人——

學德文。學制兩年。

教習請的是德國軍官。

這個學堂叫「行營武備學堂」，

跟著部隊走。二百三十四個人，

放在今天不算什麼。

但這是一八九六年。

那個時候，當兵的人大多不識字；

而這裡，識字成了可以被挑出來、

被單獨培養的一件事。

再往下想一層：這批人結業之後，
去哪裡？他們回到營裡，當哨官、
當隊官、當教習。新的軍官，就從這裡長出來。
這批人後來散到哪裡去了，
本片後面會提到一句。

一八九八年，這支軍隊有了一個新的番號。

那一年秋天，朝廷發生了一件大事。

這件事本身，本片不講——它是另一集的題目。

本片只講這一年之後，軍隊這一邊的變化。

政變之後，慈禧命軍機大臣榮祿統帥，

把北洋各軍編組起來，稱「武衛軍」。

武衛軍分五支。前軍是聶士成的武毅軍，

駐蘆台；後軍是董福祥的甘軍，

駐薊州；左軍是宋慶的毅軍，

駐山海關內外；中軍由榮祿親自統帶，

駐南苑。第五支，是袁世凱這一支，

改稱「武衛右軍」，駐地還是小站。

袁世凱當時的官職是直隸按察使。

他在那場政變裡扮演什麼角色，

本片不說；這裡只記一件事：

一八九八年，他的軍隊改了一個番號，

歸到了一個人手下。

一八九九年，北方出了另一件事——

義和團。這一年的官場上，袁世凱升了。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他出任山東巡撫。

四十歲，第一次做封疆大吏。

他去山東的時候，把武衛右軍帶走了。

這支軍隊由小站開赴山東，
走的是德州、青州、濰縣一線。
到了山東之後，他把當地的舊軍三十四營
淘弱留強，編成二十營，叫「武衛右軍先鋒隊」。
於是地圖上出現了一個後果：
這支軍隊，離開了京畿。
當時沒人知道這件事有多重要。
一年之後就知道了。
一九〇〇年，庚子。
八國聯軍從天津往北京打。
一年前編成的武衛軍五支，
在這一年各有各的結局。
前軍，聶士成，正面擋在天津。
七月，他在八里台血戰中身中數彈，
陣亡。前軍建制崩了，番號撤銷。
後軍，董福祥的甘軍，後來護著慈禧、
光緒往西走。事後列強點名要辦他，
慈禧把他革職，發配回甘肅。
後軍就地拆散裁掉。
中軍，榮祿親自帶的那支，軍紀敗壞，
庚子中潰散，取消了番號。
左軍，宋慶的毅軍，在天津、北倉血戰，
傷亡很重，建制還在。
而第五支——武衛右軍，在山東。
它沒有和八國聯軍打過仗，
沒有經過庚子的戰火。
它的實力保存了下來，後來還擴充了。

一支軍隊，在一個關鍵的年份裡，
恰好不在場。這不是它自己選的，
也不是朝廷安排的。

它只是，那一年駐在山東。

這裡要把一句話說清楚。

武衛右軍保存下來，不是因為它最能打。

論能打，擋在天津的是聶士成那一支；

論資歷，董福祥的甘軍進北京更早。

它保存下來的原因很簡單：

一九〇〇年，它不在北京，也不在天津。

它在山東。這是一支軍隊的命運裡，

最不戲劇的那一種解釋。

但後來的十幾年裡，就是這一支，

從七千人開始，一路擴下去。

而另外四支的名字，此後很少再被提起。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李鴻章去世。

接著，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第二年實授。這個位子，原來是李鴻章坐了

二十多年的位子。

坐到這個位子上以後，他手裡的東西變了。

一八九五年的時候，他手裡只有一支七千

人的軍隊。到一九〇一年，他手上有三樣

東西：第一樣，兵。北洋各軍的編練，

歸他管。第二樣，錢。

直隸是當時財賦最厚的地方之一，

而北洋是清廷投入最大的軍事項目。

第三樣，人。軍官從哪裡來，得從他手上過。

前兩樣，後來的封疆大吏也不缺。

第三樣，才是關鍵。

因為一個人給了你官位，你就記住了他。

一九〇二年，他兼任練兵大臣。

派王士珍、王英楷增募六千人，

又外購戰馬火炮，擴編騎兵炮兵。

一九〇二年九月，編成北洋常備軍左鎮。

一九〇四年編右鎮和第三鎮。

一九〇五年初，又合編第五、

第六鎮。一九〇五年，清廷把各鎮番號統一。

京旗常備軍改成陸軍第一鎮，

由滿人鐵良統率；原北洋常備軍第一鎮

改成第二鎮，第二鎮改成第四鎮，

第四鎮改成第六鎮；第三、第五鎮番號不變。

這一組番號裡，有一個細節：

六鎮之中，除了第一鎮由滿人統率，

其餘五鎮，都是他的嫡系。

一鎮是多少人？按編制，一鎮管步兵兩協，

一協兩標，一標三營；另有炮隊一標三營、

馬隊一標四營、工程隊和輜重隊各一營。

一鎮官長、士兵、夫役合計，約一萬

二千五百一十二人。

六鎮合起來有多少人？

各家統計不一，本片不給總數。

但一八九五年那個數字，是可以對照的：

那一年，小站是四七五〇人。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光緒和慈禧先後去世。

第二年，一九〇九年一月，袁世凱被免職，
「開缺回籍」。他回了河南。

這裡要記住一件事：他回河南的時候，
帶走的只有他自己。

軍隊留在了原來的營裡。

那些營，還在小站、在山東、在直隸。

那些營官，還是他當年挑進來的人。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出事。

朝廷要調兵。翻開名冊才發現，
能調、能打、聽話的兵，不多。

而那幾支還在的隊伍，軍官的名字，
都指向同一個人。

於是，朝廷請他回來。

他回來之後做了什麼，是下一集的事。

本片到這裡，只把一件事留下來：

一支軍隊，從一八九五年開始，
用了十六年，變成了一個人的。

一百多年過去，這些東西今天在哪。

天津南邊，津南區小站鎮。

當年的營盤舊址大多不在了；

鎮上有一處「小站練兵園」，二〇〇八年依

史料復原重建，裡面有城牆、

講武堂、軍事博物館、新軍督練處——

都是復原的，不是原物。

天津武備學堂的原址，今天在河東區，

是一個商業體。一九〇〇年，

那座學堂毀於八國聯軍的砲火；

今天，那裡沒有一棟原來的建築留下來。

河南周口項城，王明口鎮袁寨村。

袁氏的祖居「袁寨古民居」還在，

二〇一三年被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現在免費開放。

袁世凱生在項城，但成年之後長期不在

這裡——這處宅子，是他家族的地方。

而這支軍隊留下來的東西，

不太在建築裡。一八九六年考出來的那批

識字的人，後來有的進了保定，

有的去了各省新軍，有的進了民國。

他們的履歷上，寫著同一個起點。

小站，是那個起點的名字。

這裡是神州大地。

我們把事實和它的出處，一起放在你面前。

Source / 出處: sylogs.com